

〈葡萄酒〉

喀嚓一聲，又一隻蝸牛被母親手上的石頭輾死。

對果樹來說蝸牛可說是聲名狼藉！毛毛蟲啃葉子至少會變成美麗的蝴蝶，蝸牛的危害除了取食幼果、幼芽及嫩葉外，排泄物還會阻礙葉片、果實以及枝條的發育，且被牠爬過的葉片或果實皆會因為牠分泌的黏液造成光合作用受阻。因此，每到潮濕的梅雨季，清理莖葉上與盆栽裡的蝸牛就變成母親每日的重要工作。

撿起地上那才剛成形的葡萄，母親很是心疼，好不容易才盼到的果子，竟又被貪食嫩芽的蝸牛啃斷莖葉而掉落。

「看來今年釀不成葡萄酒了。」母親一臉惋惜地說。

我伸手接過那串夭折的葡萄，發現它與其說是葡萄反而還比較像釋迦，果與果之間尚未分化到粒粒分明。也只能丟掉了吧！我隨手將它放在地上往外走，走到陽台邊往外眺望，夕陽將天空染成一片橘黃。

我順手翻開野薑花葉想要幫忙，卻被花盆裡滿滿的小蝸牛嚇得立刻把手抽回來。母親見狀笑我太少「拈花惹草」，才會連這種小蝸牛都怕，標準都市小孩。我倒沒什麼好反駁，只是聯想到雨後學校宿舍以及系館外常出現、晚上很容易踩到滑倒的非洲大蝸牛，要是翻開葉子看到的是牠們，我想就連母親也會被嚇到吧！近距離看母親俐落地抓出盆裡的小蝸牛處理，我才知道壓碎的蝸牛飄散著一股特殊的腥味。那味道我說不太上來，跟雨後所聞到的土腥味不太一樣，反而比較類似魚腥味。總之不是太好聞的味道。

我問母親為什麼盆栽裡會有那麼多蝸牛，這裡不是四樓嗎？母親對這點也很疑惑，告訴我也許是泥土裡原本就帶有許多蝸牛卵，隨著盆栽泥土被我們帶上來後才孵化，因此才出現在四樓。儘管我們都不覺得這是最好的答案，但我們更不相信蝸牛是沿著垂直的牆壁爬上四層樓來的。

台灣地狹人稠，想在市區擁有一塊田地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因此，一直想要有塊田地種花種草的父親，只好在自家頂樓陽台開闢空間。葡萄跟野薑花就是高種在頂樓陽台上，在盆栽裡迎風搖曳的眾多植物中的成員。另外還有桑葚、韭菜、地瓜葉、彩葉草……等。因此，家中儘管種了兩株葡萄樹，但盆栽種植就是比不上種在實際土地上，沒有太多空間與養分讓他們生長，產量不可能太大；我們也不是專業的果農，儘管剪枝、施肥，甚至於手動授粉全都照著電視及網路的教學做了，仍然經常只開花不結果。

天色愈來愈暗，已經完全看不見太陽，天空上只剩些微的彩霞，差不多該下樓料理晚餐了。就在這時候，家貓鈴鈴地晃了出來。看牠不急不徐地打了個呵欠，慢吞吞地朝盆栽走去。我們叫牠，牠只是意思意思地動動尾巴，沒有太熱情的表現。快到盆栽的時候，牠被我之前隨手丟在地上的葡萄嚇得跳了一下，而後故作鎮定地嗅了嗅盆栽，接著一屁股坐下，開始啃盆中的雜草。牠並不是真的把草吃下肚，只有個性的在草葉上留下數個齒痕。我們推測牠可能只是喜歡清脆

的口感，咔滋咔滋地咬著。因為牠，母親刻意留下幾株雜草與花共存。牠不會錯咬我們種植的植物，除了韭菜。

第一次發現牠咬雜草的時候母親很緊張，曾聽人說狗吃雜草是生病的表現（有寄生蟲或胃不舒服想要借吃草來催吐），倒是沒聽過貓吃雜草是什麼意思。觀察看牠吃了數次，都沒出現嘔吐或拉肚子的症狀後，母親就隨牠吃了。現在還會跟牠開玩笑說：「不要再咬韭菜啦！沒有用都被你咬斷我們吃什麼？沒有蛋蛋吃再多都不會起陽啦！」韭菜又名起陽草、壯陽菜，雖然是常用蔬菜，但是在中醫膳療裡卻具有藥用的價值。除了可降低血脂外，「溫補肝腎」及「助陽固精」的作用也很突出，在藥典上有「起陽草」之稱。但是不管韭菜在藥典裡有多麼厲害，也無法對一隻公公貓有什麼作用。

牠對母親的揶揄不為所動，仍然咔滋咔滋地咬著韭菜。我看到牠腳邊有一條紅線在飄動，正當疑惑牠去哪黏來這條線時，那條線竟然上下蠕動了！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條極為細小的蚯蚓。跟母親說了我的發現，母親像想起了什麼可怕的回憶，苦著一張臉告誡我別小看盆栽和蚯蚓。看我不解，母親又說，盆栽不大可是住了極多蚯蚓；這些線一般粗細的蚯蚓雖小，行動力卻很強。有天早上，她拿起門邊洗衣的海綿吸水一擠，數十條蚯蚓就像放進製麵機的麵團，一條一條地「溢」了出來！

想像出那個畫面，我的臉也皺在一起了。

太陽下山後天暗的很快，看看時間也差不多，母親交待一聲就下樓煮飯去了。我把咬著韭菜不放的貓抱進屋內，牠很哀怨地喵了一聲。但當我問牠要不要吃飯，牠立刻忘記陽台的韭菜，直直往樓下衝去，完全忘記我人在這裡，衝下去也不會有人倒飼料給牠。我默默收拾陽台，將門窗確實關好後慢慢走下樓。

不到十分鐘的時間，餐桌上已經擺好三菜一湯，母親在廚房燜煮最後一道菜，而父親老早就坐在餐桌前哩！我一邊盛飯一邊加油添醋的跟父親形容樓上的蝸牛有多可惡，把小葡萄咬斷的事件經過。父親一邊笑一邊叫我把去年釀的葡萄酒拿出來，這正合我意！想起與糖和高粱釀成的那一小罐香香甜甜的葡萄酒，我就直流口水。沒想到端菜出來的母親聽到卻說那罐酒早就給喝空了。

我恨恨地在心中將蝸牛記上一筆。發覺我神色有異，母親便安慰我說：「另一株葡萄樹已經結了三串葡萄，只要注意蝸牛和小鳥，再等半年就又有得喝了。」聽她這麼說，我還管什麼蝸牛呢？立刻拿起筷子快樂地進攻眼前熱騰騰的飯菜。